

扫一扫更精彩

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



甘孜日报社·州委老干部局联办

小说连载

南山

◎高亚平

“你开房用的化名张凯的假身份证是哪里的?说!”何远声色俱厉地问道。

“我花钱在小摊上制作的。”

“为啥要做这个?”

“一是为了掩人耳目,二是怕我老婆到酒店寻找我。我使用了假身份证,她到前台就查不到了。”

“就这些吗?”

“就这些。”

“再想想,你还有什么没有交代?”何远瞪着一双眼睛说,“那我问你,死者的手机哪里去了?”

“我忘记说了,王翠花的手机我拿走了。上面有我和她的通话记录,我怕警察拿到它,顺藤摸瓜找到我,说我杀了人。”刘鸣放低下头,小声说。“我把手机拿走,扔进路边的一个垃圾箱里了。那是一款玫瑰红色的三星牌手机。”

“你是做生意的,也算一个有钱人,那我问你,你为啥要选择君再来这样的小旅馆入住呢?”

“这样的小旅馆对证件要求不太严,也不容易引起外人的注意。”

何远讽刺道:“你想的倒还挺周到啊!”

刘鸣放低头不语。

“你认识死者的表姐吗?”张雷突然问道。

“你问的是刘红吗?认识,我们时常在一块儿吃饭。出事前三天,我们还一同去一家火锅店吃过火锅呢。”

见暂时再审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,何远和张雷交换了一下意见,决定对刘鸣放暂且羁押,等下次再审。张雷交代王建军他们,对刘鸣放的精液进行采样,迅速送到技术室进行DNA鉴定,以便和王翠花体内的残留精液作比对。另外,再联系一下王翠花的表姐刘红,问一下她认识不认识刘鸣放,查证一下刘鸣放说的是不是真话。

“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,瘦高个儿的作案嫌疑不能排除。”张雷说,“一切还得等DNA鉴定结果出来后再说。”

“是呀!”何远附和道,“我们就耐心再等几天吧!”

十四

和何远的其貌不扬比起来,郑重可谓是相貌堂堂了。他不仅个儿高挑,眼大眉浓,而且还办事沉稳,干练,加之文才又好,在城南分局执掌政工科是再合适不过了。政工科在分局里负责党务工作,同时还负责内宣和外宣,尤其是外宣,一个分局的形象如何,外宣的作用功不可没。因了外宣,郑重和南山市各大媒体的关系很好,什么南山日报啦,南山晚报啦,南山电视台、广播电台啦,就连眼下流行的各大门户网站,郑重和它们的老总、记者也多有来往。这种良好的关系,来自于多年的人脉积累,更来自于他的品德和为人。一般情况下,媒体的记者很少愿意和警察交朋友的,他们认为,警察说的好听一点都是武人,说的难听一点是粗人,有时还有些不近人情,翻脸不认人。但郑重例外,很多媒体的记者,都和郑重处成了朋友,而且还是很铁的朋友。譬如南山晚报的记者兰波,尽管是一个女性,和郑重的关系就很好。眼下,兰波正在去往城南分局的路上,虽然时令已近十月,但午后的阳光照晒在身上,还是有些热辣辣的。兰波的租住地距城南分局不远,一个在城里,一个在城外,也就两公里的样子。兰波懒得挡车,她一路步行,往分局赶。她想,反正有的是时间,步行过去,还可以锻炼一下身体呢。郑重找自己能有什么事呢?不像报道上的事,若真是的话,凭着郑重的心直口快,他早就对兰波说了。兰波有些狐疑地走进了城南分局。不用通报,也不用询问,熟门熟路,兰波敲了一下郑重办公室的门,就径直走了进去。

郑重正在接电话,看见兰波,示意她先坐。兰波刚坐定,郑重已三言两语地打完了电话,有些夸张地寒暄道:“啊呀!我的大记者,可把你给盼来了。怎么样,最近忙吗?”

“整天就这样,习惯了,谈不上忙。”兰波说,“召唤我过来,有何指示?”

“哪敢有什么指示?请你救火而已。”郑重边说边把刚沏好的一杯茶,放到兰波面前的茶几上。

“说吧!能为郑大科长效劳,可是我兰某人的莫大荣幸呀。”兰波打着哈哈。

“那我可得替分局和何所长他们谢谢你了!”

“你就别再卖关子了,赶快说吧!”

兰波这次可没有猜对,郑重约她来,不是什么私事,完全是公事,是新闻报道上的事。兰波还不知道,就在昨天晚上12点半,在常宁路派出所辖区金太阳歌城内,发生了一起打架事件,两拨客人,酒后为争抢一位长得妖艳的陪侍小姐而大打出手。当晚,恰逢民警赵跃进、张明值班,他俩接到分局110指令后,一刻也不敢耽搁,驱车赶到金太阳歌厅处警。进得包间后,两位民警才发现,现场很乱,但见啤酒瓶乱飞,酒水满地乱流,但闻一片叫骂喊打声。赵跃进厉声呵斥,试图让双方停下来。也许是打红了眼,也许打架者根本没把警察放在眼里,其中一位瘦小的打架者,最为猖狂,竟然一边高声谩骂着“警察来了我也不怕,警察算个鸟!”一边抡起啤酒瓶,向赵跃进头上砸去。赵跃进猝不及防,当场就被砸了个满头花,酒水和着血水,流了一地。今年已四十出头的张明,平日是个蔫性子,见状也急了,忙打电话,请求支援。

(未完待续)

忆在麦宿任教的岁月

◎王晓康



从教之路
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,我还是一个不满二十岁的毛头青年,从德格县更庆乡五一桥村出发,怀揣一份入学通知书,走进了甘孜州当时的最高学府——康定师范学校。在康师的两年时间里,凭着过去的基础和天资,进步提高不少,担任了班委,加入了共青团,以合格的成绩毕业,被分配回我的出发点——德格县。

在县教育局的办公室,我们一同分配到德格的几个同学报到后,各自有了去向,几名女同学被分到条件相对好点的、交通也方便的、气候比较好的区乡任教,几个男同学被安排去相对边远、条件较差的学校工作。我的去向是德格县麦宿区中麦宿乡小学。

麦宿,藏语意为“丢失药材的地方”,相传神仙在此丢失药材。该区位于德格县南部,距县城约100公里,因当时未通公路,需骑马两天到达。麦宿区辖四个乡,除八邦乡外,其余三乡均在一条山沟内,按所处地理位置,分别叫上麦宿、中麦宿、下麦宿三乡(后恢复原有地名:普马、达马、岳巴,也是上、中、下之意)。该地属半农半牧,海拔3500米,雀儿山脉的两座6000米以上的高峰均在麦宿境内,分别叫绒麦俄扎、多普俄扎。一条被称为麦曲的河流贯穿全区上中下三乡,蜿蜒曲折80公里后注入金沙江。麦曲两岸散落着数十个村寨,村民基本都是藏族。我工作的学校就座落在麦曲河的中段,这里有一个村子叫荒达,学校也就叫荒达小学。荒达很美,一条小河从华拉山沟口流出,在村寨边注入麦曲,河边长着一些高原白杨,村后的山上生长着成片的冷杉林。在麦宿这条山沟里,这里的地势相对开阔平坦,河谷两岸有大片的农田,青稞和芜根是主要农作物。据说荒达是全县春播最迟、而秋收最早的地方,青稞从下种到收割仅需八十天,我觉得这应该是因为日照充足的原因吧,整条麦宿沟呈东西走向,太阳早上很早就照到了,下午日落很迟。

在骑马的年代,德格县城到麦宿一般都由华拉沟口出来,刚出沟口便会面对一座突兀的山头,当地群众称其为扎西拉则,山上是一大堆断墙残垣,这便是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仲萨寺,仲萨寺的下面有很多藏式建筑,后来,这些房屋成了区级机关、分属于区委、区公所、粮站、营业部、邮电所、卫生院等单位。在整个麦宿全区,这里是最“繁华”的地方,四乡几十村的群众都会来此购物交易、就医看病、交售公余粮。当地群众习惯性地称这里为康协,与康协隔麦曲河相望就是荒达村,我的乡村教师生涯就此开始。

艰苦岁月

出乎我的意料,荒达小学根本没有校舍。教室是借村里一间无人居住的旧房,墙壁是用山上砍来的

树枝编扎后,表面涂抹稀泥平整而成,当地称为“沙玛”。屋顶是藏式夯土平房,雨雪天外面下大雨,教室里滴小雨,大晴天尘土飞扬。十几个学生挤在这昏暗的教室里,由两名教师轮流授课,这两名教师就借宿在当地群众家里。那一瞬间,我惊呆了,这就是我要开始的事业吗?考虑再三,还是决定先安顿下来再说,既来之,则安之吧!首先是自己的住所问题,区粮站的陈叔叔是我父亲的朋友,他在粮站为我解决了一间住房,使我有了解所。当时该地还无电,人们都是点蜡烛或煤油灯。白天去学校上课,夜里在烛光下备课批改作业,周末无课就在麦曲河畔散步,日复一日地打发时光。一年后我转正了,同时得到一纸任命,县上让我担任了该校校长,那年我二十岁。

当时的交通条件十分落后,从德格县城到麦宿,马是唯一的交通工具。要说骑马,可不是现在旅游体验骑马那么浪漫,每次往返于学校和县城之间的两天近百公里的路程,翻山越岭,风餐露宿那可是家常便饭。无论开学和放假,马背上的颠簸可是一件受罪的事,腰酸背痛不说了,臀胯被鞍鞴摩擦疼痛多日不消,沿途要翻越数座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高山。冬天翻越这些大山,冰天雪地让人望而却步,有时在山顶上积雪厚达马肚,道上时有冰雪,稍不留神,人和马便会滑下山洞,常有一些内地初来的同志心惊胆颤,进退不得,有的甚至在冰雪中痛哭不前。如果是夏天,晴朗的天气会给人一种惬意的赏景美感,然而高原的天气变化莫测,刚才还是阳光明媚,转眼就是大雨冰雹倾盆而下,人和马都淋得精透,一阵暴雨之后,突然又是艳阳高照,刚才湿透的衣服和马背上的行李被晒得热气腾腾,浑身上下难受极了。特别让人紧张的是,快到县城时有十几公里的公路,山里的马遇见汽车可就危险了,在一些急弯处,突然开来的汽车会让马匹受惊狂奔,骑马的人常被甩下,如果没有经验的人不慎将脚套在马蹬内,就会被马拖着狂奔,甚至有生命之虞。往来于这条道上,自己也曾多次被惊马摔过,严重时还送进了医院手术。

除了交通十分不便外,那时的生活条件也是非常艰难的。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全靠牦牛驮运,从县城把粮食和副食品运到麦宿,往返一次至少需要半个月。在那个年代,一切物资消费都是凭票供应,买粮要粮票,穿衣要布票,还有大量的副食票如:油票、肉票、白糖票、盐票、茶叶票、酥油票……由于畜力和人工运输,途中耽误和意外难免,我们买回来的生活用品往往是严重不合格的。例如,面粉是被雨水淋湿成块的,大米包被牛摔破后重又装包混有杂质的,茶叶被河水浸泡过的,散装白酒在生锈的铁桶里已变成浑浊的黄酒等情况,在计划经济体制下,尽管不情愿,还是只有消费受用这些物品。由于海拔较高,加之群众没

有种植蔬菜的习惯,要想吃到新鲜蔬菜可是极为奢侈的事情,偶尔托人从外地带来一些蔬菜,大都枯萎变质不可食用了。每年开春后,当地群众会采一些野菜,以解决蔬菜匮乏的困难。工作之余,在麦曲河里垂钓是很惬意的事,既消磨了时光,又解决了餐桌上的菜肴问题。

认真执教

回首往事,当初经历的那些艰苦岁月,对我而言是一次意志的磨砺和锤炼,对今后的成长进步是大有裨益的,培养了自己宁静致远的气度,无疑是精神意志的升华和涅槃。

在中麦宿乡荒达小学,我经历了一群孩子从小学一年级一直教到初中毕业的过程。说实话,刚接触到这些学生时,我对他们毫无信心,清一色的藏族农牧民子女,入学时绝大多数连一句简单的汉语也听不懂,第一堂课讲下来,看着学生们茫然的目光,我沮丧到了极点。我知道,光有热情是不够的。通过实践摸索,自己很快找到了原因,在边远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基层教育工作,存在语言交流不通的问题。当时使用的教材都是国家统一编制的,除了藏文课外,其余课程讲起来难度很大,因为多数学生不懂汉语,而内地分配来高原的教师又不会藏语,这就在教与学之间形成了极大的障碍,老师讲的学生听不明白,学生说的老师不理解,要让学生掌握一个简单的汉语单词,所花费的精力比在外地学校多得多,严重影响教学效果和质量。对于会讲藏语的教师,课堂上把所讲内容及时翻译,让学生理解,不会藏语的同志边工作边学习,藏汉教师相互帮助,不断摸索总结,努力提高教学质量。许多年过去了,藏汉两种语言文字兼学,在我州藏族聚居区形成了共识,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工作中,双语教学逐步发挥作用,各地陆续开办双语兼修的民族班、寄宿制学校等,为培养本地本民族各类人才,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
做事认真,一丝不苟,是我多年坚守的信条。当时人年轻,有闯劲,熟悉环境后,很快就进入了工作状态。那些年里,认真地做了一些看似不起眼的事。一是认真抓生源:荒达小学覆盖周边三个村的教学,然而学龄儿童入学率极低,家长送子女入学的积极性很差,多数7—12岁的孩子没进学校,而是在家做家务,上山放牛羊。通过逐村逐户调查摸底,我们开展了动员儿童入学的工作,终于使大部分学龄儿童走进了学校。通过不懈努力,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5%以上,学生数达180多人。二是积极争取校舍建设:面对有学生无教室更无桌凳的窘况,一面借用村里的打场做露天教室,就地取材用垒石上面搭木板作为课桌凳,一面向县教育局汇报情况,争取资金。不久,一所规模不大的学校落成了,必需的教学设备添置了,学校工作步入正轨。三是抓师资队伍建设:一支合格的教师队伍,是提升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。当